

(自選章節)

三、talolong 淨溪祭的消失與再現

祭典中斷原因

苗栗獅潭賽夏族原居住於獅潭山區 ba:yoS (馬陵社)、kalih a baseng (崩山下)、'inba:wan (圳頭) 三處老部落，過去族人以採集、狩獵和耕種為主，獅潭為賽夏潘姓與豆姓家族。近代因就業、就醫、求學等生活不便，政府自民國 75 年規劃並興建「百壽原住民新村」，隔年族人陸續從老部落遷移至「新村」，也有部分族人直接遷移到苗栗都會區的頭份、竹南、造橋、後龍、苗栗市等地定居，至今老部落馬陵社保有少數住過的老家屋，部分族人維持平時在平地生活，假日有空回到山上看看祖居地的習慣，或是作為退休後休閒農耕的田園風光。年輕一輩的族人脫離山林生活，幾乎與漢人生活型態一樣。

關於祭典的記憶，是否能在不同部落的耆老中獲得資訊？筆者在幾次祭典中訪問來自苗栗南庄的耆老日繁雄、章阿春和夏錦龍，年齡介於 70-80 歲之耆老，他們皆未有相關記憶，其中日繁雄只聽聞他的長輩說過，沒有親身參與過，也是在近年祭典復振後才參與過。日繁雄耆老訪談中提及：「我從小沒有參加過淨溪祭，也沒聽過南庄這邊有舉辦過淨溪祭，但以前有聽過老人家說過，淨溪祭以前就有，因為一直遷移的關係就放棄了，這幾年來也是第三次舉辦。」(2023 訪談)

生活型態改變、脫離自然場域、信仰觀改變

賽夏自古遷移過者沿河而居的生活，水源取得容易，也發展出漁獵生活，生活信仰觀崇拜祖靈與大地萬物，認為山川河流都有屬於的守護神／靈，衍生出敬拜大地萬物，透過傳統祭告 (homabos) 表達崇敬與感謝，因此，賽夏人遷移到何處，就敬拜著當地的山川河流。

賽夏族在近二百年歷史發展中與多數原住民族群所遭遇的殖民待遇相近，因殖民與戰亂不斷遷移，清末漢人進入原有領域墾殖，日據時期武力侵犯爆發南庄事件，複雜的遷移脈絡，困頓的避難生活，生存議題首當其衝，傳統文化和祭典傳承必然成為犧牲的一部份，同時面臨祭典場域不斷變動，以及無暇顧及文化傳

承的挑戰，不僅是淨溪祭，也反映在族群其他的祭典上，勾勒出賽夏族在近代整體文化傳承上的困境。

苗栗地區賽夏族與客家人互動頻繁，以百壽部落為例，早在清末時期便與客家人進行貿易、山林事業、通婚，進一步也跟隨客家人拿香祭祀，設立祖先牌間，祭拜伯公信仰，兼具賽夏傳統祭告儀式，近代的信仰觀，已有部分族人完全跟隨漢人方式祭祀祖先，從祖靈到祖先牌位、傳統祭告到持香拜拜，萬物有靈的宇宙觀和信仰觀已逐漸薄弱。

近年，苗栗獅潭賽夏族人在民國 70 年代為了解決交通與就學問題，政府與族人達成共識，原居住在馬陵社 (bayo:S) 的賽夏族人集體遷往原住民新村，開始新的生活型態。離開山林環境、年輕人口外移、部落耆老凋零，沒了語言環境與祭典實踐的場域，都讓人看到一個族群為了適應漢人生活，順應漢人信仰、生活型態，進而脫離曾經熟悉的山林環境。祭典的消失與復振，背後反映的是族群複雜的遷移脈絡與銜接當代社會的窒礙難行。

政府資源注入 催化祭典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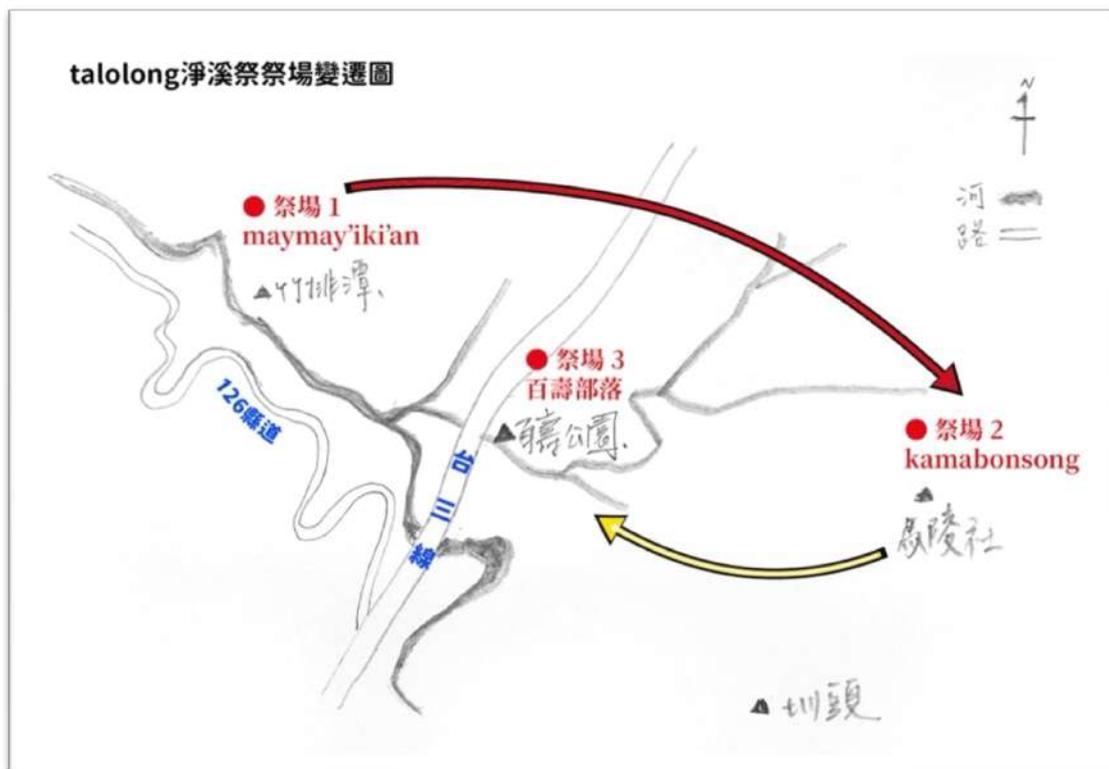
淨溪祭在過去四十年的時間裡，幾乎不在族裡討論，甚至至今有許多族人不了解原來賽夏族有此祭典，然而淨溪祭並非全然消逝，但可說是在當代社會裡祭典的存在相當隱性，豆鼎發耆老與其家族同輩份兄弟，在這四十年裏，不一定每年，但都維持一段時間到河邊祭告，行動人數依照當時生活狀況，祭祀規模可大可小，但就以家族性祭祀為主。

近年豆耆老感嘆自身年歲已老，擔心越來越少族人了解 talolong 淨溪文化，擔起祖先的叮嚀，祭典絕對不能消失，剛好地方政府注重生態環保議題，以及積極推動與復振地方多元傳統文化，在時代氛圍的推波助瀾之下，便有了復振祭典的想法，豆耆老分享到「當時的縣長劉政鴻相當支持，鼓勵我們要做 (淨希祭)，我就慢慢著手籌備祭典…… (中略)，現在因為有了政府補助，祭典才可以擴大辦理，以前是家族性在做，有了資源就可以邀請其他部落長老來一起參與，讓更多族人知道淨溪祭。」有了耆老的經驗以及復振的決心，才有 2019 年首次擴大復振的祭典儀式，祭典的延續不僅是耆老乃至豆家在文化傳承上的實踐，也在族群內部產生討論，讓更多人關注當代社會文化相關議題。

祭場變遷

回溯淨溪祭歷史，就以傳說故事而言有百年甚至千年之久，回到近代祭典歷史，以豆耆老親身參與的經驗，往前追溯可從民國 30 年代開始追蹤，並於民國 108 年擴大復振，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時間，祭祀場域歷經了三次改變，透過下表進行整理並繪製祭場變遷路徑圖：

民國 30-40 年代	民國 50-60 年代	民國 108 年至今
maymay'iki'an 苗栗獅潭川「竹排潭」附近	kamabinsong 客家人稱「鬼潭」	kaSpalawan 百壽部落
後龍溪中下游	後龍溪上游	後龍溪中下游



四、talolong 淨溪祭儀式過程

發起人豆鼎發耆老會在祭典舉辦前半個月至一個月內決定舉辦日期，並通知各部落長老前往參與，過去祭典舉辦於農曆二、三月，跟隨季節變化，配合狩獵休息的日子，近年復振之祭典的時間點，大約落在國曆五、六月，現代則是配合多數族人工作時間進行安排，發起人豆耆老是否有其他考量，現階段研究並未訪問到相關問題，有待後續持續追蹤。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淨溪祭並沒有主祭（'aza'）的角色，根據耆老分享「祭典每年農曆二、三月舉辦一次淨溪祭典。這淨溪祭沒有設立主祭，誰有想到日期可以自動提醒大家。淨溪要準備一些食物，當日大家各自帶煮好的食物，例如白飯、野菜，誰有誠意也會帶糯米飯、米糕、酒，都可以自由提出與大家分享。」（2012，趙山河）有別於賽夏族其他祭典多數有主祭角色，例如矮靈祭（paSta'ay）和祈天祭（'a'owaz'）都有主祭角色，因此耆老特別說明他是作為「發起人」或「召集人」，而非主祭，但這樣的聲稱為何？耆老沒有多做說明，傳達他就是跟著老人家的話做的。

祭典自 2019 年復振，以下整理自 2019 年起淨溪祭舉辦的概況。補充說明：2022 年筆者未參與當年祭典，詳細舉辦時間有待確認。

年份	祭典內容	補充說明
2019/9/14	耆老會談、祭告、餐敘	復振第一次
2020/5/30	耆老會談、祭告、餐敘	復振第二次
2021	豆耆老與兩位潘姓族人自行前往祭祀	因疫情影響 暫停擴大舉辦
2022	耆老會談、祭告、餐敘	復振第三次
2023/6/24	清理河道、耆老會談、祭告、餐敘	復振第四次
2024/6/1	清理河道、耆老會談、祭告、餐敘	復振第五次

舉辦地點：百壽公園

舉辦年份：2023 年

（一）kapaksaszaw ka ralom 清理河流

整理河道，清除河流中的淤泥雜草，讓河流能照射到陽光，維持溪水清澈與良好的生存環境，讓河裡的動物可以好好繁衍，並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水資源源。下水整理的工作只能由男性負責，祭典當天女性都不能進到河裡。





百壽川河道上有一座「紙糊一橋」，興建於民國 31 年，是地方耆老口中的歷史「糯米橋」，光復後公路局於民國 44 年 5 月重建。



(二) maerahrang 耆老共桌討論

祭典發起人邀請與會耆老共參與討論，彼此交換意見，討論內容包含介紹祭典緣由、交代青年族人學習並傳承下去、討論祭典相關事宜；過去會直接坐在河邊的石頭上，圍成一圈，由於部落河道兩旁已做基礎建設，無法在河邊就地聚集討論，便以圓桌會議形式進行。



與會族人：趙盛隆、趙建棠、趙山琳、豆鼎發、日繁雄、趙健福（左至右）

祭典辦理仰賴地方政府補助，因此祭典時常有地方官員出席，長官來賓致詞已成為當代祭典的風景之一。



(三) homabos ka tatini' ray lolongan 河邊祭告祖靈

由祭典發起人豆耆老帶領各姓氏代表人前往河邊（百壽川）進行賽夏傳統祭告儀式 homabos，每人拿一份賽夏族傳統祭祀祭品，豬肉、米酒、糯米糕，族人俗稱「祭品三寶」，每人一一獻上祭品，插入河床土壤上，由豆耆老代表講述祭告詞。

* 本次研究記錄並翻譯 2023 淨溪祭完整祭告詞，內容請參閱本報告之附錄。





部落河道兩旁已做基礎建設



賽夏族傳統祭告儀式所準備的祭品份量不多，在賽夏的信仰觀裡，世俗與神聖空間的觀念相反，少即是多，多即是少的概念。



藉由祭告儀式（獻祭）感恩水神、感恩祖靈、感恩大自然的滋養。

(四) sizaeh homabos 'isa:a' komsi'ael ila 祭後共食

所有儀式結束之後，族人會聚集一起用餐，過去是來參與的人各帶一點食物一起共享，現代祭典有了政府補助，發起人（家族、單位）直接準備正餐（午餐）讓參與族人享用。



(五) talolong katiyawan 祭典的禁忌

祭典相關禁忌整理自歷年訪談和自身參與經驗觀察

1. 生病者，或身體有不適者，有皮膚病或長癬的人不能下水
2. 淨溪祭前不允許吵架
3. 參加祭典前不要三心二意，說要來就要來，不得反反覆覆
4. 祭典當天禁止吃魚、蝦、螃蟹等河裡的動物
5. 祭典當天禁止在河裡隨地大小便
6. 祭典當天除了清理河道的人（kamatal'izaeh ka lolongan），其他人不可以進到河裡
7. 女性不能參與祭祀過程，祭祀全程必須是由男人來完成